

西部蒙古族地区建构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实践与思考*

王远新 赵婷婷

[摘要] 本文讨论我国西部蒙古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行经验,对比分析西部不同地区蒙古族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特点及其建构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实践,思考多民族地区语言关系的相关问题。研究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具有层次性与社会文化功能的互补性,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符合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在建构多民族地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中,应当处理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文化与发展经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的关系,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西部蒙古族地区 和谐健康语言生活 实践与思考

我国蒙古族居住区域主要分东部和西部两大片区。东部片区包括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的蒙古族地区,蒙古族占全国蒙古族总人口的 86.2%,其中内蒙古的蒙古族占全国蒙古族总人口的 70.6%;西部片区包括新疆、青海和甘肃的蒙古族地区,蒙古族仅占全国蒙古族总人口的 4.6%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2013:1040-1050)。东部片区是蒙古族分布的主要地区,西部片区是蒙古族分布的边缘地区。近年来,我们对蒙古族语言生活的调查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远离族群主体的环境中,西部蒙古族与其居住地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设多种条件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字,建构和谐健康的生活语言,为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示范。本文在总结西部蒙古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经验的基础上,阐述杂居区蒙古族语言文化传承、建构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实践,思考多民族地区语言关系的相关问题。

一 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建构

汉语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过程中自然选择的族际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体现了各民族的意愿;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体现了党和国家民族平等的理念及语言文字政策,保障了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17ZDA316)”的阶段性成果,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7.17-18)上宣读。与会专家及审稿专家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强调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国家还在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在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力度加大，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科学有效。实践证明，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系到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的均衡发展，对各民族交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建构多民族地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具有重要作用，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语言政策的直接体现。

西部蒙古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使用蒙古语卫拉特方言。青海、甘肃的蒙古族使用胡都木蒙古文；新疆的蒙古族主要使用胡都木蒙古文，兼用托忒蒙古文^①。西部不同地区蒙古族的语言文化既与东部蒙古族一脉相承，又受历史迁徙、分布格局、生产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字使用特点的影响，形成了托忒、德都、雪山等地域文化特色。随着西部蒙古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教育与传媒的普及，以及牧区落户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中牧区移民社区的建立，具有当地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特点的“地方普通话”使用者逐渐增加，语言使用由传统的单语交际为主向双语或多语并用发展。西部蒙古族地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使用功能的互补方面。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行

各民族和谐相处、学校教育普及、积极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认同，是西部蒙古族地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本保障。

1. 各民族和谐共处是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基础

新疆、青海、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新疆的蒙古族主要由厄鲁特、察哈尔两部分组成。厄鲁特蒙古族长期生活在新疆，察哈尔蒙古族于 18 世纪 50 年代后迁入新疆。新疆蒙古族占新疆总人口的 0.7%，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2013:1043-1044），他们与当地各民族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为边疆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 年，中央文明委授予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库尔勒市“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称号；2009 年，中央文明委延续了库尔勒市“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称号^②；2020 年，库尔勒市跨入“2020 年度中国全面小康百佳示范县市”行列，居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第 66 位^③。

1227 年，成吉思汗灭夏攻金，蒙古族进入青海。700 多年来，青海蒙古族与当地各民族互通有无，和谐相处。截至 2018 年，青海海西州蒙古族占全州总人口的 6.3%，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9.8%。2017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海西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

^① 青海省只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海西州”）的蒙古族通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基本转用了藏语或汉语方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族起初使用 1648 年创制的托忒蒙古文，198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决定在蒙古族中推行胡都木蒙古文（新政发〔1982〕79 号文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新疆蒙古文问题的报告》，开始在新疆蒙古族地区推行胡都木蒙古文。

^② 见 http://www.wenming.cn/specials/2020bz/bzjd_51677/202011/t20201120_5857240.shtml [2020-11-20]。

^③ 见 <https://www.chinaxiaokang.com/2020qmlt/jiangxiang/2020/1228/1103572.html> [2020-12-28]。

称号；2018年，青海格尔木市、德令哈市在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中名列前茅，基本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①。

18世纪60年代后，青海厄鲁特蒙古族和硕特部，以及部分来自新疆土尔扈特部和蒙古高原喀尔喀部的蒙古族陆续迁入甘肃，成为今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肃北县”）蒙古族的主体。2018年，蒙古族占肃北县总人口的38.1%（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地方史志办公室2019:1）。1990年和2014年，国务院先后授予肃北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2015年，肃北县实现全面脱贫；2016年，肃北县获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称号；2019年，肃北县GDP达16.3亿元，在全国140个陆地边境县中排名第一^②。

“一带一路”倡议和脱贫攻坚政策实施以来，西部蒙古族地区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各民族文化，增强了蒙古族文化的包容性以及中华文化的共同性。20世纪50、60年代，为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肃北县积极倡导各民族互学语言文字。20世纪60年代初，多数蒙古族干部的汉语言文字已达到能阅读通俗读物、书写便条的程度；不少汉族干部也学会了蒙古语日常用语。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不少汉族干部能听懂蒙古语，蒙古族干部均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部分蒙古族从牧区搬迁至城镇定居点，打破了封闭格局，改变了经济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加快了不同民族交往的步伐，提高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推动了语言文化认同构建和社会身份转变的进程，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族际通婚是民族交融的重要体现。过去，西部蒙古族主要实行族内婚制。随着民族交往程度的加深，开始出现族际通婚家庭，通婚对象主要是汉族，其次是藏族、土族、裕固族等。族际通婚家庭的后代掌握蒙古语、国家通用语双语的比例明显高于族内通婚家庭。

总之，各民族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

2. 学校教育是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要阵地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70多年里，“双语教学”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西部蒙古族地区的民族教育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不仅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还贯通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2016-2018年，甘肃肃北县蒙古族学校的高考录取率连续3年达100%，2019年和2020年录取率分别为80%和75%。2015-2017年，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民族中学蒙古族毕业班学生本科上线率100%；德令哈市民族中学高考本科上线率98%，专科上线率100%。2018-2020年，新疆巴州三中（原巴州蒙古族中学）的高考上线率为：2018年，双语班94.4%，普通班91.4%，平均93%；2019年，双语班71.4%，普通班85.5%，平均78.6%；2020年，双语班93.6%，普通班96%，平均94.8%^④。近年来，西部蒙古族地区由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为辅逐渐过渡到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为主、蒙古

^① 见 <http://www.haixi.gov.cn/info/1248/183193.htm> [2018-01-18]。

^② 见 <https://www.56-china.com.cn/show-case-4188.html> [2020-12-04]。

^③ 见 <https://www.56-china.com.cn/show-case-4188.html> [2020-12-04]。

^④ 数据分别由肃北县蒙古族学校、格尔木市民族中学和德令哈市民族中学以及库尔勒市教育局提供。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语言文字授课为辅的教学模式，更是加快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步伐。总之，学校教育是西部蒙古族地区推广普及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要阵地。

3. 积极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是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的内动力

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会影响语言的掌握和使用。调查表明（郑国娟 2015:66-68；姜昕玲、王远新 2017；禄雨薇 2020b:259-260；赵婷婷 2020:274-275；包冬梅 2021:224；安冉欣 2022:418-419；赵婷婷等 2022:250-251），西部蒙古族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评价最高，对蒙古语言文字的发展前景期望度最高；90%以上的调查对象赞成当地的语言文字政策，多数人希望后代能进入双语授课学校。西部蒙古族普遍认为，在学好蒙古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助于更好地与各民族交往交流、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能力，对蒙古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西部蒙古族既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具有浓厚的感情，也对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极高的热情。

调查显示，在西部蒙古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力度不断加强，使用范围明显扩大，但不同行业和地域存在一定差异。新疆、青海、甘肃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蒙古族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①对比如下：

(1) 行政人员。口语和书面语能力：新疆巴州 = 甘肃肃北县 = 青海海西州 = 青海乌兰县 (100%) > 新疆和静县 (97%)。

(2) 司法人员。口语能力：新疆巴州 = 新疆和静县 = 甘肃肃北县 = 青海海西州 = 青海乌兰县 (100%)；书面语能力：甘肃肃北县 = 青海海西州 (100%) > 青海乌兰县 (96.8%) > 新疆和静县 (96.7%) > 新疆巴州 (95.8%)。

(3) 教师。口语能力：新疆巴州 = 甘肃肃北县 = 青海德令哈市 = 青海乌兰县 = 青海格尔木市 (100%)；书面语能力：甘肃肃北县 = 青海乌兰县 = 青海格尔木市 (100%) > 青海德令哈市 (94%) > 新疆巴州 (93.4%)。

(4) 中学生。口语能力：新疆巴州普通班 = 新疆巴州双语班 = 青海德令哈市 = 青海乌兰县 (100%) > 青海格尔木市 (97.7%) > 甘肃肃北县 (93%)；书面语能力：新疆巴州普通班 = 新疆巴州双语班 = 甘肃肃北县 = 青海德令哈市 = 青海乌兰县 = 青海格尔木市 (100%)。

(5) 大学生。口语和书面语能力：新疆巴州=青海海西州 (100%)。

(6) 世居城镇居民和生态移民居民。口语能力：青海德令哈市 = 青海乌兰县 (100%) > 甘肃肃北县 (92.3%) > 新疆巴州 (90%)；书面语能力：青海德令哈市 (93.1%) > 甘肃肃北县 (89.8%) > 青海乌兰县 (79.3%) > 新疆巴州 (60%)。

(7) 农牧民。口语能力：青海乌兰县 (86.6%) > 青海德令哈市 (83.4%) > 甘肃肃北县 (75%) > 新疆巴州 (32.5%)；书面语能力：甘肃肃北县 (55%) > 青海乌兰县 (40.4%) > 青海德令哈市 (38.9%) > 新疆巴州 (25%)。

(二) 蒙古族语言文字的传承

除青海的部分蒙古族外，西部蒙古族较好保留了蒙古语，蒙古语言文字能力总体较高（郑国娟 2015: 69；姜昕玲、王远新 2017；禄雨薇 2020b:259-260；安冉欣 2022:416-417；包冬梅 2021:98；赵婷婷等 2022:251-252），即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学校的蒙古族学生，也基

^① 口语能力为能熟练交流没有障碍、能熟练交流个别时候有障碍、基本能交流三项之和。书面语能力为能写文章、能写简单文章两项之和。数据分别由王远新、姜昕玲、郑国娟、安冉欣、禄雨薇、兰鸽、赵婷婷、包冬梅、罗向鱼等于 2015-2019 年期间调查获得。

本具备蒙古语交际能力。西部蒙古族语言文字传承主要取决于3方面的因素。

1. 家庭及族内主要使用蒙古语

西部蒙古族普遍最先或同时习得蒙古语，学龄前儿童大多只会蒙古语，不同年龄段的蒙古族族内交际也主要使用蒙古语。调查显示，多数调查对象与长辈、同辈使用蒙古语，与晚辈使用国家通用语的比例明显增加。国家通用语使用的代际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蒙古语在家庭用语中的主导地位：新疆巴州调查对象与长辈，城镇2.7%，农牧区0%；与同辈，城镇10%，农牧区0%；与晚辈，城镇13.5%，农牧区2.5%（姜昕玲 2017:36、39）。青海海西州调查对象与长辈，城镇9.6%，农牧区7.9%；与同辈，城镇13.6%，农牧区10.4%；与晚辈，城镇28.8%，农牧区17.9%（安冉欣 2019:43、45、47）。甘肃肃北县调查对象与长辈，城镇5.9%，农牧区0%；与同辈，城镇7.7%，农牧区0%；与晚辈，城镇10.3%，农牧区0%（包冬梅 2021:62、89）。

2. 对蒙古语言文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倾向

对蒙古语言文字情感认同方面，无论牧民还是城镇居民，无论单语人还是双语人，无论蒙古族知识分子、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高度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也高度认同蒙古语言文字，且对蒙古语的使用功能和发展前景期望度很高。行为倾向方面，新疆、青海、甘肃的蒙古族均希望后代先学会蒙古语言文字，再循序渐进地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蒙古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双语双文人。

3. 保持民族认同、积极适应主体语言文化

民族认同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而且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西部蒙古族的民族认同主要体现在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上，其中青海海西州蒙古族的认同度更高。在青海，只有海西州的蒙古族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卫拉特语言文化，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已与周边民族融合，如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绝大多数蒙古族已转用藏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海西州蒙古族保护和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意愿。

西部蒙古族语言文化适应的共同特点是，立足于环境适应、融入主体社会的现实，积极向主体语言文化靠拢，不断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蒙古族将蒙古语言文字作为本民族身份的象征，通过成立蒙古文化研究协会、加强与东部蒙古族互动以及缅怀祖先等方式，增强族群凝聚力。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既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又可以保留本民族语言文化和地域特色。

（三）蒙古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汉语方言的层次性和功能互补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部蒙古族地区由蒙古语单语区逐渐发展为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或汉语方言双语区，蒙古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方言的使用存在层次性和功能互补性。

在不同领域，西部蒙古族视不同场合和交际对象分别使用蒙古语、国家通用语或汉语方言。具体而言，与本民族交际主要使用蒙古语，与其他民族交际主要使用国家通用语或汉语方言，其中甘肃的蒙古族更多使用汉语方言，青海海西州、新疆的蒙古族更多使用国家通用语。正式场合使用国家通用语的比例高于非正式场合，其中青海海西州蒙古族使用国家通用语比例最高，甘肃蒙古族使用国家通用语比例最低；去政府部门办事，新疆、甘肃蒙古族农牧民使用蒙古语的比例高于国家通用语，青海海西州蒙古族农牧民使用国家通用语的比例高于蒙古语。在民族节庆活动中，新疆、青海、甘肃的蒙古族主要使用蒙古语言文字。从语言

能力和语言使用关系看，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意味着在各种交际场合、与各类交际对象都使用。总体而言，在西部蒙古族中，甘肃蒙古族的国家通用语能力较高，但使用比例却较低。

西部蒙古族地区均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立法、司法、教育、传媒等领域的蒙古语言文字使用基本得到了保障。蒙古族聚居的县级行政服务大厅以及乡镇、社区便民服务场所设立了双语工作和服务平台，主要负责蒙古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汉语方言的咨询、引导、解说、翻译等。政府、校园和媒体普法兼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其中媒体普法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政府和校园普法。社会用字以及不同服务窗口、办事场所的标识牌和部分宣传栏、告示、标语、牌匾使用国家通用文字和蒙古文。以接收蒙古族为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均有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班级；蒙古语言文字授课学校主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传统媒体、新媒体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蒙古族受众主要接触蒙古语言文字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新媒体。

在西部蒙古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族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泛使用于行政、司法、教育等领域；蒙古语是家庭和族内主要交际语，其他领域也得到一定使用。总之，不同语言文字的使用具有层次性，在不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社会文化功能（王远新 2000）。

二 蒙古语言文字传承的实践

西部蒙古族地区蒙古语言文字的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和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以及广大蒙古族同胞的努力。西部蒙古族不仅对蒙古语的情感认同、社会地位、实用功能评价和发展前景有较高的期望度，而且通过多种途径传承蒙古语言文字，如注重家庭传承、开展“双语教学”、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等。总之，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就是对其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一）家庭传承

西部蒙古族重视蒙古语家庭传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族内通婚维系本民族语言传承

过去，西部蒙古族主要实行族内婚制。70多年来，族际通婚率逐渐上升。近几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青海海西州和甘肃肃北县城镇和农牧区蒙古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分别为30.6%、18.2%（禄雨薇 2020b:260）和31.6%、2.5%（包冬梅 2021:51、81）。与东部蒙古族地区相比，西部蒙古族地区的族内通婚比例仍然较高，且调查对象族际通婚的涉他态度积极、涉己态度相对消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子女在家庭环境中习得蒙古语、巩固蒙古语家庭主要交际语的地位。为了给子女提供良好的蒙古语使用环境，一些家庭坚持与子女使用蒙古语，来自牧区、居住在城镇的一些蒙古族常利用假期送子女去老家接受本民族语言文化熏陶。

2. 注重发挥蒙古语的文化功能

西部蒙古族不仅以口耳相传方式传承本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生产生活经验，还以格言、谚语、民歌、史诗、传说、故事等口传形式传承传统文化。如新疆、青海、甘肃蒙古族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和甘肃肃北县的“母语日”、祝赞词家庭传承以及马鬃山牧民祝赞词诵读活动等，都有效地推动了西部蒙古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学校教育传承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学校既承担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任务，也是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场所。西部蒙古族学校实施两种教学模式：一是新疆的“二类模式”，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为主、加授蒙古语言文字课，这类模式有助于在保持蒙古语言文字前提下更好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王远新、姜昕玟 2017:11）；二是青海、甘肃的“一类模式”，即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加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这类模式有助于培养蒙古语言文字人才（兰鸽 2020:307）。新疆巴州蒙古族小学阶段双语班一周开设 5 节蒙古语言文字课，初中每周 6 节，高一、高二每周 5 节，高三每周 6 节。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更多接触蒙古语言文字，蒙古族小学思想品德、科学等课程一般会安排掌握双语文的蒙古族教师授课，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为主，用蒙古语辅助讲解（姜昕玟 2018:265）。2018 年，青海海西州有蒙古语言文字授课学校 4 所，另有 3 所普通学校设蒙古语言文字部；就读于蒙古语言文字授课学校的学生占蒙古族学生总数的 40%，生源多来自牧区；部分学校还开设了蒙古族艺术、体育等课程，鼓励编写并推广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乡土教材，使传统优秀文化走进校园。学前教育方面，海西州有蒙古族幼儿园 3 所，课程内容丰富，生源逐年增加（兰鸽 2020:310）。甘肃肃北县有十二年一贯制蒙古语言文字授课学校，有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公办幼儿园，70% 的蒙古族幼儿在此就读，为蒙古族少年儿童传承本族语言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包冬梅 2022:334）。

（三）社会传承

西部蒙古族通过建设生态移民社区、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文化活动、创设蒙古语言文字使用环境等途径，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了蒙古族语言文化。

1. 建设蒙古族生态移民社区

西部地区蒙古族过去以游牧为主，牧区民族成分单一。随着社会不断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从牧区进入城镇的蒙古族逐渐增多，西部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政府在建设生态移民社区时，充分考虑到蒙古族牧民的需求，为蒙古族语言文化传承创造了条件。主管部门还努力发展蒙古语言文字媒体，以满足蒙古族移民特别是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陶尔根家园是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新型城镇化牧民移民社区，是牧区向城镇转变、牧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的示范点。移民享受城市的居住条件以及医疗、教育、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形成了“生活在城市、生产在牧场”的新格局。在移民社区中，蒙古族人口占 95%，其他民族占 5%，社区内建有文化广场、活动室、图书馆，还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蒙古族特色餐饮楼（安冉欣 2022:417）。生态移民社区为蒙古族移民更好地适应城市定居生活以及族内交流提供了便利，也为保护和传承蒙古族语言文化提供了空间。

2. 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西部蒙古族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新疆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蒙古族长调（2006 年）、青海蒙古族史诗《汗青格勒》（2008 年）以及甘肃肃北县蒙古族服饰（2008 年）、祝赞词（2021 年）等，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 2018 年，青海海西州共申报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37 项、传承人 44 名、传承基地 37 所；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实物陈列馆和档案室，开办蒙古族民歌、长调、刺绣、德都蒙古族服饰制作技艺等培训班；搜集和整理德都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字、传统习俗、民间文学、蒙古医学等资料，录制德都蒙古族民歌、民间赞词。青海海西

电视台、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拍摄德都蒙古族文化宣传片《德都蒙古祭火》《祭敖包》《追寻汗青格勒》等，并均已译制为蒙古语电视节目；青海海西州民族歌舞团不断挖掘、整理和创作蒙古族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将“汗青格勒”“祭敖包”元素融入歌舞、说唱等表演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和相关措施的实施，激发了蒙古族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热情，促进了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郑国娟 2015:2-3；禄雨薇 2020a:31-32；包冬梅 2021:238）。

3. 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

蒙古族文化活动主要涉及祭祀礼仪和节庆活动。祭祀包括每年定期举行的拜天地、拜湖海、拜火神活动以及祭敖包仪式。节庆活动主要有“那达慕”大会、特色服饰展销、马文化艺术节、民间手工艺和长调比赛。新疆巴州每年 6 月 23 日举办“东归节”^①活动，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及民间歌舞等，以此表达蒙古族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庆祝活动提升了族群凝聚力和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动力。2017 年，甘肃肃北县与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区的蒙古族自治地方以及“八协”^②协商，定期举办“‘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旅游节”。2018 年 8 月 17-19 日，“孟赫嘎拉文化节”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举行，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构建美丽和谐社会”为主题，举办传统祝赞词、史诗说唱等比赛，以及第四届八省区蒙古文图书展，同时召开蒙古族古籍协会第四次协作会议等（赵婷婷 2020:283-284）。2019 年 8 月 17-18 日，“‘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旅游节暨八省区‘孟赫嘎拉’”在甘肃肃北县举行，旨在打造“祁连圣地，大美肃北”“游敦煌莫高窟，住雪山蒙古包”等文化旅游品牌^③。上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相关举措，不仅有助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承，而且加强了各地蒙古族特色的交流。

2014 年，甘肃肃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蒙古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蒙古族学校联合倡议，将每年的 3 月 7 日定为肃北县“母语日”，提倡蒙古族在当天说蒙古语、看蒙古文图书报刊、穿雪山蒙古族服饰，旨在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文工作条例》。期间，举行“梦珂海尔汗”蒙古语诗歌、祝赞词、蒙古文书法比赛，展现和传承了蒙古族文化。截至 2022 年，肃北县已举办六届“母语日”活动，营造了蒙古语使用环境，有助于蒙古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4. 推进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学习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发展，蒙古族有了学习蒙古语言文字的新平台。2015 年 10 月，青海蒙古族自发建立了蒙古语言文字微信学习平台，由青年志愿者担任教师，分正规授课班和若干社会班、口语初级班和高级班、文字初级班和高级班；周一至周五晚上为正课，周末晚上为口语会话及娱乐互动课。截至 2016 年 4 月，青海蒙古族共设立了 58 个蒙古语言文字微信课堂群，入群人数达 1 万多人，学员主要来自西宁市、海北州、海西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新疆等地。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绝大多数蒙古族已转用藏语，蒙古语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吉日本图 1996），会蒙古语的人寥寥无几，但他们在情感上认同蒙古语，并尝试恢复蒙古族语言文化。比如，通过祭敖包仪式打造独特的“河南蒙旗”文化，建成蒙

^①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决定，将蒙古土尔扈特部可汗渥巴锡率领部众于 1771 年 6 月 23 日回到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日子定为“东归节”，自 2004 年起每年举行庆祝活动。

^② 即 2007 年成立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河北八省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协作小组，简称“八协”。

^③ 见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9/08-18/8930311.shtml> [2019-08-18]。

古包样式的河南蒙古族文化博物馆，举办两年一届的“那达慕大会”；商店牌匾使用蒙古、藏、汉3种文字（切排、赵志浩 2019）。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曾规定，从2000年起，小学每周开设3节蒙古文必修课，2005年调整为2节（艾丽曼 2011），后因师资等缘故课程停开。

三 建构多民族地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思考

在多民族地区，不同语言的使用层次和社会文化功能不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行不悖。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找到最佳平衡点，在保障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基础上，加深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经济社会和精神文化协同发展，建构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认为应当处理好3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社会交往的不断加深，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各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关系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和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仍有一定使用环境和社会文化功能，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存在功能互补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兼容并蓄、并存并用、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构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体现。在西部蒙古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广泛使用于媒体、教育、行政和司法等领域，在族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蒙古语言文字是蒙古族及其家庭内部成员的主要交际工具，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满足了蒙古族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

从语言交流史看，自古以来，有许多少数民族人士精通汉语言文字，为我们留下了民族交流、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文献记载，为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语言接触史看，少数民族语言借用了大量汉语词语和表达方式以丰富其语言文化；汉语的发展也有少数民族语言的贡献，如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就是典型例证。历史事实证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是彼此不断丰富、发展的源泉。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推广普及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内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以及新媒体浪潮的冲击，少数民族语言包括西部蒙古族地区的蒙古语有式微趋势。无论从民族情感出发，还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发展本身而言，我们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除开展有效的语言教学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外，还可以用文字、图片、录音、影像、数字化、新媒体等形式，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数据库和网站，制作专题片，以达到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目的。

总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意味着削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学校教育、行政司法、媒体传播和族际交往方面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当发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特定的社会文化功能，满足少数民族的情感能认和精神文化需求。

（二）处理好民族语言文化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均衡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助于少数民族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不同民族相互

交往、团结进步、和谐互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既是民族的标志，也是其成员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园，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当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特有功能，满足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其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生活，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焕发新时代的活力，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蒙古语言文字媒体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西部蒙古族地区的蒙古语言文字媒体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也取得了不小成绩，但还不能完全满足蒙古族特别是牧区蒙古族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族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蒙古语言文字媒体也有了更高的期望和需求。电视和网络的普及，导致了广播传播功能的减弱。尽管如此，西部蒙古族地区尤其是不通网络的山区，不同类型的收音设备方便携带，覆盖率也高于电视；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加，车载广播接触人群和频率也逐渐增加。调查表明，西部蒙古族均收看内蒙古卫视的相关频道，认为节目内容丰富、质量高，而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均比较单一。青海海西州地广人稀，蒙古语广播频率覆盖半径约 43 公里，在 26000 人的蒙古族中只有 2400 人能收听到广播，因此，针对牧区的广播仍有发展空间。传统纸媒发行量低，受网络新媒体影响，报刊订阅户逐渐减少，但西部蒙古族仍维持读书看报的习惯。青海海西州城镇和牧区 231 个样本的调查数据表明，41.7% 的蒙古族阅读蒙古文图书，其中 83% 的读者自行购买，少数读者从图书馆、农家书屋或他人处借阅；半数以上调查对象认为新媒体对日常生活影响较大，但只有少数调查对象从蒙古语言文字新媒体获取信息，因此，蒙古语言文字在新媒体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总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统媒体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新媒体和融媒体也为传统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蒙古语言文字媒体的发展，对提高西部蒙古族的文化素质、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发展地区经济等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王远新 2021）。

协调和处理好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从民族文化产业入手，立足实体经济，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路径，比如打造蒙古族文化传承基地和生态文化旅游景区等。青海海西州为助力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已连续举办多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训，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担任指导教师，目的是发展特色刺绣产业、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海西州茶卡镇依托盐湖自然风光、盐雕艺术、地方民俗文化等优势资源，推动了产业协同发展；在“天空之境”等旅游项目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通过开发语言文化产品，如蒙古语歌曲、短视频节目、文化旅游产品等，增强了蒙古族语言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甘肃肃北县打造出蒙古族文化特色小镇、党河峡谷民族文化风情园景区，大力培育集草原观光、休闲避暑、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品牌^①；开发了相应的语言文化产品，将肃北蒙古族长调、祝赞词、搭建蒙古包技艺、肃北蒙古族婚礼、剪胎发仪式等制成视频推广。新疆巴州博湖县依托博斯腾湖特有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元素，促进文化旅游融合、“旅游+”引领第三产业、旅游扶贫等发展，丰富了文化产品供给，引领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②。上述案例充分说明，传承民族语言文化与振兴乡村经济相辅相承，民族语言文化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① 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981295292574229&wfr=spider&for=pc> [2020-04-28]。

^② 见 https://szb.farmer.com.cn/2019/20190626/20190626_005/20190626_005_3.htm [2019-06-26]。

(三) 处理好建构和谐健康语言生活过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民族认同具有天然性(原生性),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认同具有建构性,属意识形态范畴。建构多民族地区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应当正确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保障各民族有效交往交流交融和良性互动的同时,还具有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语言的内在认同功能主要体现在情感和民族文化认同两方面,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不可分割。因此,语言既可以代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也会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群体的认同。语言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会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因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国家语言文字生活层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调和正确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国家意识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建构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艾丽曼. 2011.《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的衰退与复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2] 艾丽曼. 2020.《青海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类型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 [3] 安冉欣. 2019.《青海省海西州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 安冉欣. 2022.《青海省海西州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6)》第416-42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5] 包冬梅. 2021.《肃北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6] 包冬梅. 2022.《肃北县民族教育概况、问题及对策》,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6)》第327-34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2013.《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上),北京:民族出版社.
- [8] 吉日本图. 1996.《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的语言使用情况简述》,《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
- [9] 姜昕政. 2017.《新疆行政、司法、教育领域蒙古语文使用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 姜昕政. 2018.《新疆基础教育领域蒙古语文使用调查研究》,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4)》第263-29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1] 姜昕政、王远新. 2017.《新疆基础教育阶段蒙古语文教学现状、问题及对策》,《民族教育研究》第1期.
- [12] 兰 鹤. 2020.《海西州蒙古族双语教育调查研究》,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5)》第305-32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3] 禄雨薇. 2020a.《海西州传媒领域蒙古语文使用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4] 禄雨薇. 2020b.《青海省海西州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调查》,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5)》第257-285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5] 切 排、赵志浩. 2019.《敖包祭祀与文化复兴——基于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济农敖包的宗教人类学分析》,《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
- [16]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2019.《肃北年鉴》,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17] 王远新. 2000.《论我国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特点》,《民族语文》第2期.

- [18] 王远新. 2010.《构建民族地区双语和谐社会的思考》,《民族教育研究》第5期.
- [19] 王远新. 2021.《传媒领域语言生活调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 [20] 王远新、姜昕孜. 2017.《新疆民族教育领域语文政策发展概述》,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3)》第3-1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1] 赵婷婷. 2020.《青海省海西州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5)》第272-285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2] 赵婷婷、兰鸽、安冉欣、禄雨薇. 2022.《青海省海西州城镇蒙古族语言使用及其发展趋势》,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6)》第230-25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3] 郑国娟. 2015.《新疆传媒领域蒙古语文使用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and Healthy Language Situation in the Western Mongolian Regions: Practices and Thoughts

WANG Yuanxin and ZHAO Ting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experienc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estern Mongolian regions in China, pres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 and on the practices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and healthy language situation in different western Mongolian regions, and puts forward thoughts on issues regarding language relationships in multi-ethnic region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spoken and written minority languages are hierarchical in use and complementary in socio-cultural functions, which means that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oken and written minority languages both conform to national policies o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and healthy language situation in multi-ethnic regions, proper relationships are to be maintained between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and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ken and written minority languages, between minority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org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o build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western Mongolian regions harmonious and healthy language situation practices and thoughts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